

邪神醉丐

柳残阳 著

(三)



邪神醉丐_(三)

柳 残 阳 著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九二年·石家庄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柳残阳先生的一部力作。情节的奇绝，人物的超绝，构思及文彩的妙绝，直令人拍案叫绝。

蓝天鹏艺冠武林时，恍觉江湖充满莫测；

蛇噬仇敌，他终于解开牵涉几代人的恩怨，却做了一件震惊武林的事；

他惹动几多少女情愫，以至爱怨同生，剪不断理还乱……

洋洋百万言，令人始终心悬神牵。波谲云诡的事件，虎啸龙吟的搏杀，生死相许的恋情……正邪冲突，黑白交织，悬念纷呈。间描谐趣之笔，时有使人心智感惊之处。简言之，一部《邪神醉丐》放在你面前，若错过拜读，实在遗憾。

十七

这时已是酉末时分，红日早被正西的巍峨山势遮住。

入夜时分，蓝天鹏和萧琼华已进入了山区，借着东天月光，向北飞驰。

两人带了干粮食物，早已决定星夜飞驰，因为早一分将兰香姬救出，早一分解除兰香姬的痛苦。

每当飞驰一个多更次，两人便捡一有泉有水而又洁净的地方休息片刻，以便观察山势，谈些应行计划的事情或吃些东西。

一连两天两夜，就靠这一种方法，极顺利的到达了崆峒山南麓。

两人藉着红日刚落，暮色未浓之际，根据“索子鞭”严七所说的方位地形，极快的找到了那个山洞。

山洞外有一株落地松，恰遮住了洞口。

绕过落地松，尚有一个斜伸通道，一丈之外，斜伸向内，看来的确极为严密。

进入洞内，果然在洞口的石台上放有油灯火种。

蓝天鹏先打着火种将油灯燃起来，洞内景物立即可见。

萧琼华游目一看，洞不太深，但里面却置有床几等物，床

上有芦席却无被褥，看罢，不由迷惑地说：“奇怪，严七他们为何知道此地有个密洞，而崆峒派的人却不知？”

蓝天鹏一面打量，一面解释说：“此地距崆峒派总坛‘纯阳宫’，山地尚有四十里，而山中大小洞窟，何止逾千，这个洞在山边，即使早经发现，也不会特别注意。”

萧琼华不解的问：“这里面放置床几用具，还不应该注意？”

蓝天鹏略微沉吟说：“我想这也是最近的事，以前并没有这些东西！”

萧琼华不以为然的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蓝天鹏毫不迟疑的说：“据严世伯话意中，‘了因’似乎知道这儿有这么一个秘密弯洞，但他近年苦练剑术，很少下山，所以我们才判断这些床几是最近才放置的……”

萧琼华愈加不解的问：“这些座几是谁放置的呢？”

蓝天鹏立即肯定地说：“当然是严世伯他们放的！”

萧琼华又追问了一句：“你认为没有兰香姬和‘了因’？”

蓝天鹏毫不迟疑的说：“如果他们是为了预防‘了尘’等人的叛谋，他们两人当然知道。”

萧琼华立即不解的说：“这就奇怪了，既然‘了因’和兰香姬志趣相投，共同抵制‘了尘’等人的阴谋，为何救出兰香姬后，不在此地会合等候严前辈而偏要舍近逐远，跑到六盘山下的王樵户家见面？”

蓝天鹏想了想说：“我想是为了防止‘了因’追来吧！”

萧琼华立即不以为然的说：“这就不对了，兰香姬被人救走，‘了因’该高兴才对呀……”

蓝天鹏立即解释说：“这就是他的矛盾处，他虽然希望兰

香姬被人救走，但他又觉得人在总坛的水牢中被外来的人救走，这对他的颜面和崆峒派的名誉关系至大，在争胜争面子上，他必须将兰香姬截回去。”

萧琼华冷冷一笑说：“届时由我断后，我倒要看看他‘了因’有何本事！”

蓝天鹏一听立即反对说：“那怎么可以？”

萧琼华一心想斗斗“了因”，是以未假思索的说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？”

蓝天鹏蹙眉为难的说：“你们都是女孩子，兰香姬当然由你背……”

萧琼华一听，芳心不由一怔，心想，我怎的这么糊涂？他和兰香姬只不过是几次相遇之情，假设救她之际，而由表弟背她离去，兰香姬将来还怎么嫁人，那还不是天经地义的冷香谷的少夫人？（详细情节请看拙著双侠剑）

心念电转，是以毫不迟疑的连声说：“好好，到时候由我背！”

于是，两人进些饮食，盘坐调息完毕，又计划了一番进入崆峒总坛后山的方法和路线，吹熄了油灯，径自走出来。

洞外一片昏黑，天上小星闪闪，远近镇甸上灯火点点，已是掌灯时分了。

两人辨认一下方位，展开轻功，径向深处驰去。

蓝天鹏穿的是“银衫剑客”的银衫，佩的是昔年地才魔女的“银虹剑”，上面都嵌有晶莹宝石，星夜飞驰，幻起闪闪毫光，远远看来，蓝天鹏的快速身影，宛如掠地流星般。

萧琼华虽然没有着亮银衫嵌宝石，但她的剑穗上也有一颗核桃大的鲜红宝珠，在她电掣飞驰的速度下，也幻起了一

道隐约红线。

一阵飞驰，已入群峰之间，两人登上一座峰头向北一看，只见十数里外，数处灯火点点，唯独中央部分一片昏暗。

蓝天鹏看罢，不由迷惑地说：“奇怪，围绕着‘纯阳宫’的几个分坛都有灯火，怎的位在正中的‘纯阳宫’内，反而一片昏暗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萧琼华已揣测说：“纯阳宫住在广岭森林之间，多是插天古木，灯火不易外泄，所以不易发现，几处分坛，俱属新建，自然容易看见！”

蓝天鹏转首望着萧琼华，征求意见问：“表姊，我们可否先到近处这个分坛看看虚实？”

萧琼华立即正色说：“当然可以，不过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发现，否则，要想救出兰香姬就难了！”

蓝天鹏会意的颌首说：“小弟晓得！”

说罢，当先向前驰去。

两人驰下半峰，即是一道蜿蜒内伸的深涧，而且形势逐渐上升，渐渐形成一座纵峰，终点却是一座峰头。

到达瞭望宽广处一看，那片灯火点点处，就在一两里外，而且，一片木石混合建造的房屋，整齐的排列在那座峰腰的广大平崖上。

萧琼华看罢，立即提议说：“我们去时应该由崖下向上升，或由左边树林接近，因为我对你的银衫和儒巾上的宝石非常担心！”

蓝天鹏早在继承银衫银剑之始，便已下定了决心，不管在任何紧急情况之下，绝不损及“银衫剑客”的衣剑，即使丧及生命，也不辱没“银衫剑客”当年的崇高声誉。

这时，他虽听出表姊萧琼华有意暗示他将儒巾和胁带上的宝石解下，但他却佯装不解。

于是，他同意的微一颌首说：“表姊说得极是，我们就由峰脚升上那座平崖。”

说完，当先向前驰去。

萧琼华无奈，只得紧紧跟在蓝天鹏身右。

驰至峰脚下，又越过一座广谷，已到了那座平崖下。

蓝天鹏虽不愿取下银衫上的宝石，但在行动上，却特别注意隐蔽，因为他的被发现与否，关系着拯救兰香姬是否成功至巨。

两人仰着察看了一下形势，立即腾空而起，直向平崖上升去。

看看将至崖巅，两人立即挥了一个手势，同时，屏息凝气，缓缓向上攀去。

到达崖巅，两人先悄悄探首察看，发现附近十数丈内，虽然布满了杂树乱石小竹，却没有潜伏着暗桩和警卫。

两人迷惑的看了一眼，似乎觉得有些奇怪，根据在方才峰头上看到的景象，最近的房屋，距离崖边最多也不过二十余丈，像如此靠近分坛的崖边，居然不派暗桩，的确令人不解。

于是，两人腾身纵落崖上，藉着杂树乱石，径向二十丈外的一片房屋前轻灵的飘飞过去。

前进中，一面打量里面的动静，一面注意附近有无可疑之处。

只见前面这处分坛，房屋虽然整齐，但却没有围墙，而各处房屋内，有的一片漆黑，有的灯火明亮。将至近前，发

现里面仍有不少人活动，都是劲装疾服的壮汉，而且，高声谈笑，行动随便，好像是旅客住在客栈内。

蓝天鹏看了这情形，不禁摇了摇头，“玉虚上人”想以这些黑道人物作后盾，进而称霸中原，不啻痴人说梦。

因为，任何人看得出，这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只是给那些绿林大盗设了一个作奸犯案的临时避难所。

蓝天鹏看了这情形，本来可以毫无忌惮的走进去，但因为萧琼华，不得不设法由暗处潜入了。

正待举步，萧琼华已冷哼一声，低声说：“我以为自称声势浩大的崆峒派，组织是如何的严密，势力是多么的雄厚，原来竟是如此的散漫松弛！”

蓝天鹏听罢，立即催促说：“我们可以由那几栋没有灯光的房子处进入！”

说着，举手指了指西南角上的几栋小窗无光的房屋，根据建筑的形式，显然是这处分坛的仓库。两人进入几栋仓库后，小心的逐渐深入，渐渐进入灯光明亮处。

蓝天鹏悄悄一指头上，两人腾身飞上房门。

两人游目一看，房面上同样的未设暗桩。

只见十数栋外的中心地带，特别建有一栋大屋，由于里面灯光辉煌，似乎是这座分坛的大厅所在。

蓝天鹏看罢，立即望着萧琼华悄声说：“这情形与严世伯讲的情形完全不同，不知道是什么组织？”

萧琼华不屑的说：“管它是什么组织，总之是‘玉虚’招来的一些亡命之徒。”

两人谨慎的观察，小心的向前接近，接近到一座能够看见大屋内情形的房面上，两人立即隐下身形。

蓝天鹏凝目一看，只见大屋内，一共坐了六七人之多，正在品茶谈话。

正中首位上，是一个白发独眼老人，另一个瘦削老人，手里拿着一根旱烟杆，正在那里喷云吐雾。

里面坐的是个双耳已被割去的中年长衫人，另一人则是一个三角眼，扫帚眉，鼠耳钩鼻的中年人。

最里面一个是豹头环眼，袒胸露背的虬须大汉，脸上的一道刀疤，精光发亮，红皮烁烁，在灯光下看得十分显明。

右面坐的三人，由于蓝天鹏和萧琼华在房面上位置过分偏右，几个人的面貌，俱都无法看见。

但是，其中一人的衣着，却看得有些熟悉，似乎就是“厉山双魔”的恶仆，这次搬弄是非的歹徒胡虎。

蓝天鹏看罢立即悄悄碰了一下萧琼华，同时悄声说：“表姐，你看到那个身穿灰绿长衫的中年人了吗？”

萧琼华又望了大屋外间一眼，立即点了点头。

蓝天鹏继续说：“那厮就是‘厉山双魔’的恶仆胡虎！”

萧琼华“噢”了一声，有些惋惜的说：“这厮算他命大，为了顾全大局，就让他再多活几天吧。”

说话之间，大屋中的众人，突然发出一阵哈哈大笑，看他们的情形，似乎谈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。

恰在这时，不远处的黑暗通道中，匆匆走来一人。

虽然在黑暗中，但由于他头上的道髻和那一点闪闪金影，蓝天鹏立即断定那是崆峒派的金簪级人物。

于是，凝目一看，不由脱口悄声说：“表姐，那人就是‘了尘’！”

萧琼华凝目一看，只见“了尘”身穿灰袍，背插长剑，道

髻上横插一支金簪，正神色得意的急急走来。

看了这情形，萧琼华立即悄声说：“了尘八成是来报告什么好消息！”

蓝天鹏赞同的颌首说：“很有可能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“了尘”已转过屋角，到了大屋面前。

屋内众人一见，纷纷起身，同时谦和的说：“了尘道长来了！”

“了尘”一见众人，立即装腔作势的在门口一稽首，含笑宣了个佛号，同时，继续谦和的说道：“诸位请坐！诸位请坐。”

于是，方才坐在上首的独眼老人，仍坐原位，而另一拿着旱烟杆的瘦削老人，则将大椅让给了“了尘”。

“了尘”方自落座，上首的独眼老人已笑着问：“道长这时候光临，可是总坛来了什么消息？”

神情得意的“了尘”一听，立即愉快的点点头说：“不错，是有了一件令诸位可喜的消息！”

众人一听，齐声“噢”了一声，俱都目不转睛的望着“了尘”。

“了尘”得意的捻了捻额下的几根黄须，笑着说：“方才总坛接到‘南郑分舵’来的消息，蓝天鹏那小子和另外一个绿衣女子，刚刚到达南郑城南的不久，突然失去了踪迹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屋内众人再度迷惑的“噢”了一声。

瘦削老人不解的问：“那个姓蓝的小子为何突然失去了踪迹？”

“了尘”哈哈一笑说：“这可以证明他们碰到了严七！”

蓝天鹏和萧琼华听得心头一震，他们深怕“索子鞭”严

七和兰香姬用的是阴谋诡计。

但是他们在许多事实上证明，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，可是，眼前的“了尘”却用狡黠的神色和语气谈严七，这不能不令两人怀疑。

心念间，已听了“了尘”继续得意的说：“只要他们碰到严七，姓蓝的那小子一定前来救兰香姬……”

独眼老人蹙眉点着头说：“道长，你可不能小觑了严七，他未必肯让蓝天鹏前来上当！”

蓝天鹏和萧琼华一听，一颗心顿时放下来，因为，他们根据独眼老人的一句话，断定严七和了尘等人是敌对的！

心念未毕，“了尘”已正色说：“绝对会来，姓蓝的那小子对兰香姬已经着了迷，就是严七阻止也阻止不住，何况严七也急切想把兰香姬救出去！”

一旁的灰发老者插言问：“这么说，蓝天鹏是一定会来了？”

“了尘”毫不迟疑的说：“那是当然！”

瘦削老人则不以为然说：“南郑分舵何时发现蓝天鹏等人的踪迹？”

“了尘”立即解释说：“第一批信鸽刚到，他们今天午前才发现蓝天鹏等人，据说，那边的人正在密切注意，天明前定然有第二批消息……”

蓝天鹏一听，顿时明白了这是严七使的“疑兵之计”，当崆峒派知道了他们到达南郑的消息，实际上，他们已到了总坛了，在时间上，他们就占了两天的先，救人自然方便。

有了这一招，蓝天鹏和萧琼华对严七的机智计谋，又多了一层认识。

心念间，又听“了尘”继续说：“贫道方才又发出了大批信鸽，通知由总坛到南郑的所有分舵，任何人不得对姓蓝的那厮刁难，要他们佯装不知，加速对方的早日到来。”

另一虬须大汉，粗豪的大声问：“道长，你看那蓝天鹏还有几天可到？”

“了尘”略一沉吟说：“贫道以为，即使姓蓝的那小子星夜兼程，也得四天以后到达！”

独眼老人关切的问：“蓝天鹏要是投柬拜山，公然要人怎么办？”

“了尘”目光一闪，面露狰恶，忿忿的说：“他凭什么资格？”

独眼老人一愣，说：“道长方才不是说，他对兰香姬已着了迷，万一他硬说兰香姬已和他暗结白首，已是他的未来娇妻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“了尘”已满面怒容的说：“那样说也得有点凭据！”

独眼老人感慨的摇摇头说：“道长闯荡江湖数十年，难道还不明白武林铁律，谁的武功高谁就有理，到了那时候……”

“了尘”未待独眼老人说完，突然怒声说：“到那时自然有‘上人’对付！”

独眼老人见“了尘”发怒，不由也将脸色一沉，不高兴的说：“道长，蓝天鹏与老夫一不沾亲，二人带故，我这样提醒你，是要你在心理上有个准备，万一蓝天鹏仗剑上山，恃技要人，你也好有个准备……”

“了尘”见独眼老人不高兴，神色也缓和了下来，同时，

婉转的说：“贫道因恨那小子入骨三分，是以一提到蓝天鹏，贫道心里就不禁有气，方才的怒言怒语，绝不是对老英雄你，老英雄也不必介意。”

独眼老人也强自挤出一丝笑意说：“老朽也不会生你道长的气，不过道长还是多想几条妙计来对付蓝天鹏和那个绿衣女子……”

“了尘”冷哼一声，傲然沉声说：“各种方案，各种妙计，早已设好，俱已安置，就等姓蓝的那小子来送死。”

瘦削老人突然插言问：“这么说，就是蓝天鹏偷袭劫牢，道长也准备好了？”

“了尘”一听，阴沉的老脸上不由露出一丝得意微笑说：“那是贫道的上上之策，只是他姓蓝的小子敢来劫牢，那就是死路一条，佛祖也救不了他，怕的是那小辈不敢来！”

萧琼华一听，不由得碰了一下满面煞气的蓝天鹏。

又见那个满面虬须的壮汉，粗声粗气的问：“道长，你用的是什么锦囊妙计，一定能将那小子弄死？”

“了尘”冷冷一笑，目阴怨毒的看了全屋的众人一眼，阴沉的说：“好在诸位都是自己人，就是贫道说出来，也不怕走露了消息……”

独眼老人等人一听，齐声颌首说：“那是当然！”

“了尘”听了，愈为宽心的说：“贫道现在将兰香姬那丫头绑在水牢的中央岩石铁桩上，距离水面仅有两三尺余，水中的剧毒水蛇，纵出水面，刚好咬不到她的双足……”

蓝天鹏和萧琼华一听兰香姬没有被捆泡在水里，俱都放心不少，但是听说水中还有水蛇，又不禁怒火中烧。

又听“了尘”继续说：“蓝天鹏那小子来时，一定找不到

暗门入口，他必须先设法进入水牢上方的监视小屋，点倒室中的弟子，再由软梯进入牢内。”

独眼老人一听，立即不以为然的说：“姓蓝的那小子会那么傻吗？他一定要下去才将兰香姬救上来？”

“了尘”毫不迟疑的说：“那厮一见兰香姬被绑在水中央，水蛇纷纷纵出水面去咬，他的心早就乱了，必然是暇不思索，匆匆进内去救，那时埋伏在水牢箭孔外面的弟子们一见，一声叱喝，万箭齐发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众人突然有两人脱口惊“啊”，说：“那兰姑娘岂不也被乱箭射死了吗？”

“了尘”得意的冷冷一笑，说：“她本来就要被‘上人’处死的，现在以她来作饵，射死本派一大仇敌，她也总算将功折罪了……”

蓝天鹏一听，顿时大怒，不由挺身就要纵出去。

伏在他身畔的萧琼华早已有备，立即伸手将他按住，同时，悄声说：“难道你忘了‘小不忍则乱大谋’的古训吗？”

蓝天鹏浑身微抖，切齿恨声说：“这真是披着一张人皮的野兽豺狼！”

说话之间，又听那个穿长衫的人说：“道长之计果然妙绝，这是的的确确的‘一石二鸟’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那个灰发老人却提醒说：“道长也不要太乐观，万一下去的不是蓝天鹏，而是那个绿衣少女……”

“了尘”立即肯定的说：“绝对不会，姓蓝的那小辈一见了兰香姬，必然奋不顾身的下去……”

瘦削老人提醒说：“如果蓝天鹏和兰香姬的关系，没有道长说的那么密切，下去救兰香姬的必是那个绿衣女子……”

独眼老人立即附和着说：“不错，蓝天鹏带了一个少女来，极可能就是为了救人时的助手！”

“了尘”仍固执地说：“姓蓝的小辈，自离开梵净山后，他身边就没少过美丽少女，这一次不知在什么地方又碰上了一个多情的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瘦削老人立即以恍然的口吻，急声插言说：“对了，果真那样，下去救兰姑娘的必是那个绿衣少女，须知那个少女不呷酸，她怎会眼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去抱另一个美丽少女？”

萧琼华一听，不自觉的娇靥一红，心中暗骂一声：老鬼精！

心念间，已见独眼老人正色说：“道长，老朽奉劝你，赶快回去，另订计划，重新部署。”

“了尘”虽然神情阴沉，暗透忧色，但他却仍强自镇定的说：“不慌，时间还早，明后天再部署也不迟！”

独眼老人继续热心的说：“还有，你不能忽视了严七的聪明机智，老朽是深深知道他的厉害了。”

“了尘”心情已开始焦躁不安，但他仍骄横的说：“难道他还是西天取经的孙悟空？”

独眼老人见“了尘”已经有些语无伦次，只得摇摇头，说：“老朽担心的是水牢的暗门，你不能肯定严七不知！”

“了尘”突然一瞪三角眼，沉声说：“他知道了又怎么样？”

独眼老人毫不迟疑的正色说：“他知道了就可告诉蓝天鹏由暗门进去劫牢呀！你那万箭穿心的‘上上之策’，不就心机白费了吗？”

“了尘”一听，神色大变，目闪惊急，再也坐不住了，不

由倏然站起来，微一稽首，焦急的说：“多谢老英雄提醒，贫道要先走一步了！”

话声甫落，门外突然慌慌张张的跑来一个灰袍青年道人，三步两步的奔进大屋门内。

蓝天鹏和萧琼华一见，心中一惊，两人同时有一种不妙的感觉掠过心头。

只见那个年青道人一见“了尘”，便喘息着急声说：“大师伯，不好了。消息有了变化了呀……”

“了尘”听得神色再变，顿时愣了，其余人等也纷纷起立，有的人尚关切的脱口呼出一声惊啊！

独眼老人较为沉着，立即关切的问：“消息又有了什么变化？”

青年道人喘息着急声说：“方才南郑又来了一封消息，说是第一封消息是严七逼着发的，蓝天鹏和那个绿衣女子，早在两天前已前来崆峒了，而且，那个绿衣少女，还乱剑杀了‘花里粉蝶’呢！”

话未说完，“了尘”等人俱都惊呆了！

独眼老人首先一定心神，急忙一拍“了尘”的肩头，慌急的说：“道长不好，快去水牢，兰香姬这时恐怕已被蓝天鹏救走了！”

惊呆了的“了尘”，急忙一定心神，怒喝一声，飞身纵出屋外，沿着来时的通道，如疯如狂般急急飞驰而去，眨眼已消失在黑夜中。

隐在房面上的蓝天鹏和萧琼华，一见“了尘”急急驰去，自然知道应该立即跟踪“了尘”前去。

但是，大屋中的独眼老人等人，也纷纷纵出屋外，齐向